

## 荔枝树下的童年

■ 蓝青

老家的门前栽有一棵荔枝树，这棵树至今树龄已有三十余年，是我年幼时母亲亲手所栽。三十多年来，这棵树任劳任怨、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，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甜蜜的夏天，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。

每年春天，当荔枝花盛开的时候，空气中总会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。这种花香虽然没有桂花的芬芳，也没有桃花的妖艳，更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，但却有着一一种清新脱俗的淡雅。这种淡雅不仅让人迷恋，同时也让蜜蜂和蝴蝶为之沉迷。春暖花开时节，各地的蜜蜂和蝴蝶便不远万里，纷纷闻香而来。或三只一群，或两只一伙地降落在细细碎碎淡黄色的小花上，争相为花儿传授花粉。那嗡嗡的欢叫声，为荔枝树增添了许多乐趣。那时候的我们常常追逐着那些翩翩起舞的蝴蝶，在荔枝树下追逐着打闹嬉戏玩耍。整整一个春天，都溢满了我们欢乐的笑声。

夏天，荔枝树上挂满了青色的果实。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果实上，如同一颗颗翠绿的宝石，闪烁着诱人的光芒。这时候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盼望着荔枝早日成熟，希望能快一点品尝到荔枝的甘甜。待到荔枝稍微有点红，心急的我便再也忍耐不住了。心

急火燎地从树上摘下一颗荔枝来品尝。这时候的荔枝由于尚未熟透，初咬时有点酸，继续咬，更是满嘴酸味，那种浓烈的酸，让人忍不住热泪盈眶。

终于，荔枝成熟了。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，如同节日的小灯笼一样耀眼。轻轻摘下一颗，小心翼翼地剥开果皮，只见白嫩嫩的果肉，像夜明珠一样晶莹剔透。放进嘴里轻轻一咬，果汁四溢，甜津津的，沁人心脾，令人陶醉。

荔枝虽然好吃，但采摘荔枝并非易事。那些站在树下伸手即可摘到的荔枝，尚未熟透便早已被我们这些小孩子摘来吃掉了。剩下的都是一些比较高的荔枝，得爬上树才能摘到。这时候，母亲怕我们爬树危险，就不允许我们再爬树了。于是，我们在母亲的带领下，拿上剪刀去剪那些挂在枝头上的荔枝。母亲站在高高的凳子上，小心翼翼地剪，我们站在树下负责用篮子接。在树下接荔枝也很讲究技巧，不仅判断要准，反应更要快。在荔枝尚未落地前，必须准确无误地把荔枝接到篮子里，否则荔枝一旦落到地上就会摔烂，摔烂的荔枝就不值钱了。

一棵树，大约半个小时就可以摘完了。等到荔枝摘完了，我们一家老小，围坐在荔枝树下，一边品尝着荔枝的美味，一边闲话家常，浓浓的喜悦在

悠悠的夏风中传扬开来。

荔枝除了好吃之外，它的果核还是不可多得的玩具。记得小时候，我们吃了荔枝以后，荔枝核往往是不舍得扔掉的。我们会用小刀把果核一分为二，在每半个果核上插上一根牙签，这样一来一个陀螺就制成了。我们带上自制的陀螺，找到平整的空地，与小伙伴们展开比赛，看谁的陀螺旋得久。又或者将两个陀螺并排放在一起旋转，让陀螺相互碰撞，看谁的陀螺更快击败对方。然后输的一方要将陀螺输给对方，直至全部陀螺输光为止。那时候的陀螺可以让我们快乐一整个夏天！

对老家荔枝树的记忆，回忆起来都是甜蜜的。记得荔枝成熟季节，每次离家返校，什么都可以不带，但荔枝是必带的，袋子里装着香甜的荔枝，路途都是甜蜜的。等到了学校里，总会与同学们一较荔枝的高下。那时候，我总会自豪地对小伙伴们说：“看，这就是我家的荔枝，不仅个大，而且鲜甜！”

时光如梭，转眼就是几十年。如今，荔枝树下的我们早已人到中年，而老屋门前的荔枝树越来越苍老，曾经挺拔的腰肢早已不复当年。不变的是，那棵荔枝树依然守候在屋门前，一如当年翘首以盼等待外出的我们归来。



黄小平 摄

## 荔枝往事

■ 杨端维

自古以来，茂名就有“山川之秀丽，人物之丰蔚，田土之沃饶，户口之繁盛，甲于东南”的美誉。而千古知名的荔枝立于时代的潮头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，演绎着精彩的故事。

关于荔枝的往事，我的最初记忆，却是来自我的一位堂姑。

信宜茶山并不出产荔枝，但是家族里有一位堂姑嫁到高州。作为客家族群，我们的血缘亲情维系在曾祖父以下几代，所以八叔婆的女儿出嫁高州，自然也是我们家族的大事情。据说，堂姑父家除了坐班车从信宜到高州后，还要乘船渡过一条江方才到达，但是父辈们在堂姑结婚，以及孩子满月的时候不畏远途，毅然前往给堂姑庆贺，这是外嫁女能够在夫家抬起头的底气。所以，堂姑感念娘家人的恩情，每年小满时节，总会背着荔枝，渡船、搭班车，辗转一百多公里回到茶山。堂姑归宁是八叔婆最为开心的时光，她会将荔枝分装几份，带着堂姑，领着外孙到各家拜访。大人相见，倾诉的是离别重逢之情，而小孩儿们却是一束荔枝在手，急忙找个安静的角落，剥皮、品尝，然后沉醉在清香鲜甜的滋味里不可自拔，妙不可言。

有一年，堂姑带着表弟表妹一起回到茶山，却没有带着荔枝回来，而且还住了很久。我问祖母，堂姑怎么啦？祖母回答，堂姑父不在了，堂姑回不去那个家了。少不更事的我自然没有深究，但是身边增加几个老表为伴，生活反而热闹了起来，只是那以后没有荔枝吃了，心中甚是想念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堂姑又离开了茶山，跟着离去的还有老表们。

当荔枝重新进入我的生活里，那已经是读师范的时候了。师范生涯时，有位来自电白的舍友，家里有荔枝园，荔枝成熟季节，舍友肩背旅行包，手提着大行李袋，硬是从电白将荔枝拉回了师范学院。在师范的那几年，我们尝了三月红、桂味、糯米糍、白糖罽……那一段时光，在舍友的慷慨下，充满了鲜甜荔枝味的青春显得那么的意蕴悠长。后来，舍友为爱奔赴，已在省城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。一别经年，大家竟没有再见过面。

经济能力独立后，心中所念的常常也是荔枝。有一年，坐在客厅，一边品尝荔枝，一边与祖母拉拉家常。无意中，我问起了堂姑的情况，祖母深深地叹息了一声，随即告诉我，堂姑也不在了。表妹则远嫁了广西，两表弟至今在珠三角打拼，也都已成家。人啊！万般皆是命。闻及此言，我又想起了堂姑高瘦的身影，以及轻柔的说话声，一时之间，百般滋味涌上了心头。

如今，我们这一代人都相继为人父、为人母，时间已不再属于自己。与亲友们有无数个相见的理由，太多的羁绊，却又无法再像少年时那样说出发就出发。不过，人的情感在特定的情境下是相通的，当荔枝在夏季又降临于人世的时候，轻轻剥开一颗晶莹剔透的荔枝，放进口中品尝，那种熟悉的滋味，总会从记忆深处向我们走来，而那些散落各地的亲人、朋友，也会随着记忆的唤醒再次温暖着彼此的心。那些往事，也会翻越莽莽的云开山脉，带领我们回到茶山，回到大学校园，共聚于有荔枝有往事的粤西茂名。

## 赴一场荔枝盛宴

■ 黄海秀

一转眼，又到红荔飘香的季节，水兴老同学像往年一样在我们的师范同学群里，首先发一封请全班同学去他家摘荔枝的邀请函，然后发一树树荔枝挂满枝头，火红火红的照片与视频，让本来就惦念他家荔枝的老同学们更是垂涎欲滴，纷纷发出各种馋得要命的表情，并表示一定赴约。

水兴的家在马踏镇的一个小山村里，那里家家户户都种植荔枝，道路两旁，房前屋后，红彤彤一片，形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，真是赏心悦目！他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种植，管理荔枝，对荔枝更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，师范毕业后又回到家乡的小学任教，漂亮的妻子是他的同事，夫妻俩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家里的荔枝园里了。

记得第一次去他家摘荔枝，由于岔道多，他一早开车到第一个十字路口上等候我们。当见到我们，他高兴地说其他镇的同学都到了，就等你们了。几辆小车屁颠屁颠地跟在他的车后面，左拐右拐，两旁荔枝流丹，曲径通幽，终于在一所典雅的三层楼房前停下来。

走进客厅，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两大箩筐鲜红鲜红的荔枝了。这是水兴夫妻俩一大早就从荔枝园摘回来，先让同学们尝鲜解馋的，我们吃过后，跟着水兴走出家门口，一眼就看到他家的荔枝园了。

他家的荔枝园虽不大，但荔枝种类一应俱全，除了种得最多的白糖罽外，还有三月红、妃

子笑、白腊、糯米糍、黑叶以及桂味，早中迟次第成熟，足以让吃货们品尝一整个夏天。

荔枝园里，硕果累累，红红绿绿，婆婆娑娑，如诗如画。我们穿梭在园里，或拍照，或伸手采摘，剥开红艳艳的铠甲，露出亮晶晶的球果，入口清甜，消暑又惬意！迪辉举着手机给我们六位女同学拍照，一张张人面荔枝相映红的照片发上班群，同学们都说我们是六大荔枝佳丽！嘻嘻！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，此时此刻，我们都是“倾国倾城”的！

现摘现啖，舌尖的刺激，荔枝的美味，让我们意犹未尽。啖完荔枝后，一桌纯天然的家宴已经在等着我们了。鸡鸭是水兴自家饲养的，米饭和青菜萝卜瓜豆是水兴自家地里种的，一粒粒米饭，一口口菜肴都是水兴同学一家人挥洒汗水得来的，何其辛苦，何其珍贵！

果足饭饱后，水兴夫妻俩还每人送一袋荔枝带回家。“又吃又拿，‘土匪’进村了！”“今天很开心，你辛苦一年的劳动成果与我们分享了，衷心感谢你及家人为款待我们忙活了一整天！”顿时，同学微信群里沸腾了，不管是赴约的还是缺席的，一致为水兴的勤劳与热情好客点赞！荔枝，给我们的夏天带来惊艳，甜美与温情。

荔枝红时又逢君！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赴一场荔枝盛宴，那红荔枝树下的清凉，或聚会，或派对，或露营，休闲、惬意与浪漫时光，值得拥有！

## 赏荔枝

■ 曾新友

红衫着意涨霞光，  
满树深情亮艳妆。  
能遣宝珍留客梦，  
冰肌玉洁润文章。



扫码关注  
快捷投稿



黄小平 摄